

走在西湖边

苏沧桑



上世纪六十年代末,我出生在海岛玉环。少年时代,一直梦想着有一天能去一趟与父母结着深刻缘分的杭州。十八岁那年,我终于如愿以偿,来到弥漫着桂花芳香的杭州读大学。站在灵隐寺不远处的三生石旁,忽然觉得,我和杭州亦会有不解的情缘。

此后三十多年,我在西湖边读书、工作、生活、写作。杭州成了我的第二故乡,西湖则成为我认识杭州的支点。西湖于我是永恒的,我于西湖却只是永恒之一瞬。不奢望成为西湖的一句诗、一缕月光,能做它的一叶柳、一滴水也是好的。

西湖以东。那个碧树森森、葦花摇曳的“神秘园”,曾是杭州连接世界各地的航空港,也曾是我的家。

1990年,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浙江省民航局工作,在杭州笕桥机场住了十来年。难忘一个雪夜,单位年会结束后,整整十三个人挤在车里从市区回机场宿舍,一半大人,一半小孩,大家都乐疯了。到了机场,车里一个接一个“滚”出了大大小小三个“球”,“妈”到了停机坪进口处一杆高耸的聚光灯下,一起仰望着鹅毛大雪,默默想了会儿远方的家,接着连滚带爬打起了雪仗,回家才发现谁在我兜里塞了一个大雪团。

2000年12月,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建成通航,笕桥机场整体搬迁那夜,我坐在指挥车后座,回头见浩浩荡荡的特种车队静默驶离了神秘园大门,承载着

几代民航人光荣与梦想的笕桥机场慢慢消逝在视线中,一个巨大的、波浪形的、崭新的现代化国际机场梦境般向我们迎面而来,如杭州向世界张开的巨型羽翼怀抱。多年后,雪夜车里的大人们走上了更重要的工作岗位,有几个孩子正沿着父辈留在雪地上的脚印,延续着他们的梦想,驾驶舱内、舷梯旁、机坪上、空管塔台显示屏前,都有他们忙碌的身影。

西湖以西。如果西湖是杭州善睐的明眸,西溪则是她另一只没有化过妆容的眼睛。“由松木场入古荡,溪流浅窄,不容巨舟,自古荡以西,并称西溪”“一片芦花,明月映之,白如积雪,大是奇景”“早春花时,舟从梅树下入,弥漫如雪”,明清时期,西溪与灵峰、孤山并称杭州三大赏梅胜地,拥有独一无二的千眼湖塘、十里梅花、明月蒹葭和底蕴深厚的文化。2004年,一位朋友辗转找到我,诚恳地邀请我为西溪写一本书。两年后,我出版了一部以西溪湿地为文化背景的长篇小说,也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,叙写当代杭州人关于爱与生命的情感故事。我期盼着有一天,我在文字里写到的世外桃源能复现成为现实中使人与人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地方。

2019年初秋,我再次来到西溪,寻访一位在西湖和西溪上漂泊了三十年的船娘。感觉三百年前的西溪又回来了,已成为国家湿地公园的西溪如此让人惊艳,祖祖辈辈生活在此的船娘说,全部整治清理过了,原住户撤离西溪了,很不舍,但看到西溪现在这么美这么干净,心里高兴。更神奇的是,就在这里,人们享受着古意,也享受着“刷脸消费”“AR导购”等科技最新最时尚的体验感。

船娘带我泛舟西溪,将船泊在湖心吃午饭,我们相约,等下雪了,乘她的摇

橹船看雪落,梅开,吃火锅,喝酒。

西湖以南。西湖风雅无边,钱塘江水则浇注了杭州的铮铮风骨。多年前一个初春时节,我们带女儿到当时还较为荒凉的钱塘江北岸南星桥放风筝,没想到多年后我们把家安在了这里,而我的生命也抵达了江水般从容的岁月。

窗口往南一百米,就是钱塘江,如果夜夜开着窗,就夜夜能听到夜航船的汽笛声。钱塘江上的夜航船,和任何江河湖海上的一样,摆渡着世间的一个个悲欢离合。农历八月十八,钱塘潮声如雷鸣,气吞山河,潮头如千万匹灰鬃骏马喷珠吐沫,依稀听得到弄潮儿在潮水中的呼喊……

夜色来临,江水宁静,两岸灯火次第绽放。钱江新城和南岸的滨江新区像杭州古城悄然长大的两个妹妹,让世界惊叹。金色球形的国际会议中心和月亮形的杭州剧院如“日月同辉”。线条充满美感的来福士中心、财富金融中心等标志性建筑拔地而起,与江对岸杭州之门、奥体中心、海创基地遥遥相望。G20会址、亚运村、滨江天堂硅谷各种高新技术产业基地鳞次栉比。还有无人值守的文创书店,沿江楼宇的巨型灯光秀倒映在江面上,与复兴大桥湛蓝色的倒影交相辉映,与古老的雷峰塔、保俶塔、三潭印月遥相呼应。新一代弄潮儿在电脑键盘的哒哒声里冲浪、翱翔。

家住江边十七年,我写下了与水相关的很多文字。累了,就靠在窗边吹吹风,仰望明月或星空,想,此刻在夜里赶路的人们,一定也会抬头仰望这座古老城市更高更远的未来。

西湖以北。盛夏时节,我们穿过一大片碧绿的稻田,像穿越在良渚碧绿的时光里。离西湖二十多公里,北依太湖、西倚天目山脉、东临钱塘江的余杭良渚平原,就是“最早的杭州”。

每当 I 想起良渚,就会想起玉的颜色。在那块人们叹为观止的“玉琮王”前,我久久凝视着集头戴冠冠之人面、猛兽飞禽之身为一体的徽章,散发着原始的、质朴的端庄和尊贵,仿佛正向我们传递着与宇宙奥秘有关的信息,联通着远古和未来。

良渚古城遗址 2019 年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。美丽小洲上刀耕火种的微光,良渚人呵护着这道光,像呵护风中的蜡烛般谨小慎微。哪里要造个房子、挖个地、种棵树,必须先考古,边上就有良渚街道的人和文物局的人盯着。陪我们穿过一大片稻田的良渚朋友,就日日夜夜地做着这些极其琐碎而具体的事,和无数人一起,用汗水和心血一次次迎来良渚的高光时刻。申遗成功不是句号,瑶山祭坛、杜甫壮游、安溪古镇、梦栖小镇、国际生命科技小镇等特色项目接续推进着。良渚遗址公园内 5G 信号全覆盖,遗址的保护研究传承和利用均有数字赋能,新兴科技产业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集聚成一个未来科技城……

时空中响起轻轻的翻书声。良渚文化村不远的大屋顶文化广场,生活在良渚的居民们来此买书、看书,老人们坐在木椅和沙发上,年轻人和孩子们半躺在木地板的软垫上,偶尔有几声低语。两个孩子轻笑着跑上二楼,大一点的攀爬上一张凳子,去巨大的书架上够下一本书,递给了更小的那个。阳光寂静,洒在他们稚嫩的脸颊上。

千年之间,白居易留下白堤,苏轼留下苏堤,古往今来一首首千古绝唱,镌刻着世人对杭州的挚爱。初冬,清晨,我跟着朋友们从孤山绕到白堤,拍鸬鹚捕鱼,见自己的影子与一只摇橹船在湖面金色的微波里擦肩而过,想,如今走在西湖边的人们,会留给千年以后的杭州什么呢?

瓜,洁白脆爽的腌萝卜。净手之后,大家偏头掰馍,也不言语。

朋友惊诧西安羊肉泡馍这么繁琐的吃法,话音未落却遭到邻桌一掰馍老者的插话反对。老者鹤发童颜,悠悠然道:泡馍的妙处就在于你亲自参与了制作过程,就好比把你一整天的日子,亲手掰碎了,揉细了,慢慢煮了才有滋味。友人顿时生出感叹,吃饭都能吃出学问,吃出生生况味来。

偌大的一座西安古城,分布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牛羊肉泡馍馆子,生意多兴旺发达。西安人对自己心目中认可的泡馍馆子如数家珍。在西安住久了,耳边经常听西安人说这样一句话:来西安不吃泡馍,那就是白来西安了。可见泡馍在西安人的心目中影响有多大。

清越的芦笙在广场上吹响,整个苗寨瞬间热闹起来。欢快的曲调高低起伏,让人心潮澎湃;夕阳的余晖照在芦笙队员们的脸上,映出张张幸福的笑容。

队伍中,有个汉子吹得最投入,也最卖力——双手捧着芦笙,双臂随旋律左右摇摆,脚下也跟着拍子轻盈舞动,动作飘逸洒脱,很是引人注目。他叫潘杰辉,是这支芦笙队的队长。这个寨子,叫梦鸣苗寨,是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的一个 4A 级旅游景区,也是潘杰辉易地搬迁的新家。

潘杰辉,中年壮汉,说话中气十足,双目炯炯有神,和人交流,总是笑呵呵的。他原是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锦洞村村民,一家几口,住在大山深处,靠种地糊口。村子山高路远,出行交通不便。日子难,不过村民们也有自己的乐趣,那就是吹芦笙。锦洞村村民从小就会吹芦笙,也爱吹芦笙,村子里几岁的娃娃,已能吹得像模像样。逢年过节、婚嫁喜事,男的吹起芦笙,女的跳起踩堂舞,是全村人最开心的时刻。

随着脱贫攻坚的号角吹响,锦洞村也迎来发展机遇。县里考虑到锦洞村的发展实际,动员村民们易地搬迁到县城周边的集中安置地。梦鸣苗寨景区,便是其中一处。景区负责人曾到过锦洞村,看过村民们的芦笙表演,被那质朴而有生命力的演出震撼,对潘杰辉的演奏印象尤深。他找到潘杰辉,问他愿不愿意组织村民,到景区表演,到景区安家。

吹芦笙就有钱赚,还能安家?潘杰辉心动了。他到搬迁地走访一番,崭新的景区,平坦宽阔的地段,还挨着他其他搬迁安置点,生活设施丰富,心里更加踏实。回到村子,他带头动员乡亲,挨家挨户去说,将所见所感一五一十告诉乡亲们。只是不少村民还是心有顾虑——景区发展前景不明朗,靠表演生活心没底,离开故土情难忍,搬迁异地太麻烦不想折腾……一番辛苦,愿意去的不过十几户。潘杰辉把村民想法告诉景区负责人,对方立时承诺:景区的苗楼,从锦洞村打包带走,原样迁移,原样保留;有表演费用,有日常务工劳务,只要愿意来,绝对不亏待。

带着对新生活的期盼,潘杰辉和十几户乡亲,成为首批梦鸣苗寨的搬迁户。老家的吊脚楼被小心拆解,集中运走,没多久,就在景区里重建起来,还得到巩固修缮,仿佛横空飞来一般。一座座建好的吊脚楼鳞次栉比,古朴而雅致;高矮错落的房檐向远方延伸,呈现出灵动的视觉美感,让人一眼难忘。寨子环境清雅怡人,配套设施完善,道路宽阔平整,雨天不用再怕泥石流,晴天不用再愁路颠簸。离县城近,孩子上学更方便。

2018年,农历三月三,是当地的民俗节日,整个梦鸣苗寨异常热闹,接待游客上万人。潘杰辉和乡亲们白天进行芦笙表演,晚上唱跳民俗歌舞,忙得不亦乐乎,也十分兴奋。那么多年,只在山村里吹芦笙给乡亲们听,如今能有这么多听众,和这么多朋友一起过节,怎能不开心?游客们为潘杰辉的演奏录像、拍照、点赞,和他一起互动游戏、体验芦笙试奏,参与民俗表演。

那以后,潘杰辉对演出更投入,也更上心。组织大家练习吹芦笙,提升演奏技巧;对于基础不牢的队员,潘杰辉手把手去教,一遍遍亲自示范,保证队伍整体的演奏水准。潘杰辉还带着大家创新表演形式,研发和游客互动的游戏节目,景区的游客越来越多,生意越来越旺。乡亲们的收入,也节节攀升。

芦笙响,日子甜

王子潇

演出 不忙的时候,潘杰辉也不闲着,他和妻子有水田,栽不种稻。夫妻俩还在寨子里做保洁、搞绿化、打扫寨子卫生,保证路面干净清爽,多了一份收入外,也让潘杰辉有责任感 and 自豪感。游客夸寨子干净漂亮,他心里也美滋滋的。

游客不断增多,寨里的乡亲也越来越多,景区借势打造民宿,开设饭馆,丰富体验项目,开设苗族银饰非遗馆,建起芦笙制作坊。吸引更多游客体验特色文化的同时,也为更多乡亲提供就业岗位。寨子周边的水田栽着水稻,插秧季时,一株株绿油油的禾苗,如同泛着绿光的浪花。这时候,会有许多家长带着孩子,走入稻田,来到水里,大手牵着小手,挽起裤脚,俯身插秧,体验插秧的乐趣。一举行,一畦畦,新苗渐次立起,一阵阵欢笑在田间飘荡。村民们在寨子里做小吃,卖工艺品,做起各式各样小买卖,有的甚至当起讲解员,给游客们讲述苗族的历史文化。锻炼了口才不说,普通话也越来越好,更重要的是添了自信。夜幕降临,寨子的广场上上演大型实景演出,村民们换下白天的衣裳,穿上漂亮的戏服,在台上载歌载舞、热情表演,台下响起热烈掌声。吊脚楼上,红彤彤灯笼高高挂起,醒目而红火;房檐上的彩灯依次点亮,整个寨子璀璨耀眼,像村民的日子般,火热而明亮。

日子越来越好,潘杰辉还有两个心愿。一个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到寨子游览,到他家来做客。他对自己妻子的厨艺很自信,笑哈哈地说,大家来了就到我吃饭,包管大家吃了满意。第二个,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听芦笙,甚至学习吹芦笙。这是他喜欢的乐器,也是他致富的手艺,自然希望得到更多人的关注,一起感受芦笙旋律带给人的欢乐。

“以前吹起芦笙,就觉得在过年。如今天天能吹芦笙给大家听,感觉天天像过年……”说完这句,潘杰辉又拿起心爱的芦笙,迎着明媚的阳光,奏起明快悦耳的新旋律。



本版图片来源:影像中国

大地